

2013 海峽兩岸青少年登山交流活動報告

單維彰 民國 102 年 10 月 11 日



民國 102 年 8 月 26 日上午七時，歷經十日的舟車遷徙、飲食調整與高地適應之後，「海峽兩岸青少年登山交流活動」的六名台灣隊員與中華山岳協會的兩名隨隊老師，在三位大陸隊員以及六位中國登山協會教練的陪同中，陸續登上海拔 6,178 公尺的玉珠峰。這座山的高度，不只締造了隊員們的個人最高紀錄，也將兩岸登山交流活動帶上了一個新的高度。

故事要從今年四月說起。本來是說兩岸交流活動由中華山協和中國登協輪流主辦，去年我們組隊去四川，登四姑娘山大峰，今年他們組隊來台灣。但是因為中國的幅員比較廣大，決定由中國登協主辦兩年之後，再輪中華山協一次。所以今年還是由我們組隊過去，而且雙方領導人都具備卓越的勇氣，敢於安排一座高海拔的雪山：崑崙山脈東段最高峰，玉珠峰，作為活動場地。登山計畫定稿之後，中華山協隨即在 4 月 21 日公告招生。

順便一提，登協高山探險部的羅申部長，率領三位同事於九月底拜訪山協，在 9 月 24 日的會議中，已經敲定明 (103) 年由我們主辦，將台灣的高山與溪谷介紹給中國的青少年。

在三星期的招募期間，共有 24 位青年報名，比去年多了 5 名。但是，考量這次活動的危險性與後勤的困難度，中國登協僅開出 10 名隊員的容量，另搭配領隊與台灣這邊的隨隊教練共三名。因為何理事長恰在活動期間須主持會務工作，再度指派本人為領

隊，另商請劉崑耀先生與林哲全先生擔任隨隊教練。

今年的 24 位報名者當中，年齡最輕 20 歲，最長 32 歲；其中有女生 5 人，去年的隊員 8 人。我們以年輕者優先、有岩雪技術基礎者優先、有潛力成為領導者優先的大原則，並顧及性別、學校與新舊分佈的因素下，甄選了 10 名正取與 4 名備取隊員。本來打算在 6 月 1 日的行前會以及 7 月初的登山活動之後調整隊員，但備取隊員都沒有完整參加這兩項活動，所以也就沒有調整。今年的台灣隊由中興大學張侑甥、何伊雯（開學後進入台灣大學），中山醫學大學張哲銘，中原大學陳泓志，中央大學彭冠皓，台灣大學楊上遠，台北科技大學陳冠宇，成功大學覃業宇，東華大學蔡宇軒，和陽明大學黃元廷組成，其中不巧僅有一名女生。

為了增進隊員間的認識，並觀察學員們技能、體質與性格的整體素質，本屆活動安排了短短三天的行前訓練活動。我們選擇了「鹿山」的傳統路線當作活動場所。學員之中，有三人在同一時間走奇萊東稜下嵐山索道，獲准請假，其餘七人都出席了這個行前活動；再加上何理事長與本人，組成一支九人隊伍。感謝林哲全組長代辦入園、入山證，何伊雯代辦交通車。

其實那趟訓練行程並不特別高明，只是「百岳」的傳統路線而已，走百岳的山友都是這樣走的。我們在 6 月 30 日下午進駐東埔山莊，7 月 1 日經（即將開幕的）排雲山莊，將伍玉龍當人形立牌拍攝合照之後，繼續前往圓峰山屋外紮營。這趟活動的全部伙食均由個人自理，一則減少麻煩，同時也藉以觀察同學們的規劃能力。事實上，有兩位資淺一點的同學，糧食規劃得不理想。

體訓的重點就在 7 月 2 日，我們從圓峰出發，登玉山南峰後沿著「上線」銜接鹿山稜線，然後登「下」鹿山，返程沿「下線」繞去東小南山，再沿稜線回到南峰下的四岔路口，循原路回圓峰。這一天，大家走了 15 小時，在三千米以上的海拔高度累計爬升 1300 公尺。但是，我認為必須能夠正常地吃一頓晚餐，才算通過考驗。可惜的是，可能因為他們剛拼完期末考吧，不少同學累得吃不下，或者吃完就嘔吐了。



隔天，這些畢竟還年輕的隊員們，勤奮地趁機沿著南稜登玉山主峰，但還是有人力不從心了。雖然台灣的山愛護她的青年而原諒了我們這次的失誤，但是在大家心裡烙印了強烈的警惕，再次讓我們知道自己的極限。距離青海之行還有 45 天，同學們都知道不能再有這種失誤，而且都在這段時間更進一步提昇了自己。我認為這是此行最大的收穫。



我們與去年一樣搭乘 8 月 16 日下午的班機前往北京，何理事長親自送行；看來，他真的對這批年輕人寄予厚望啊。落地後，仍然是去年「全陪」的景陽教練來接機。可是，每年這個時候就是大學開學期，學生如潮水般全國流動著，交通座位總是一票難求。今年的情況比去年更紊亂，我們無法翌日就開往格爾木，在北京間隔一天，而且要在西寧離開臥鋪車廂，改搭「硬座」的夜車轉往格爾木。

在北京勾留的一天，同學們結伴遊天壇、故宮或奧運場地，留下三名老人和自願幫忙的業宇同學（他住過北京，不急著觀光），到中國登協去領贊助品及借用裝備。贊助品是全身的外裝：帽子、GoreTex 外套及雪褲。這批衣帽的品質更勝去年，而且我們按照隊員們的身材盡量挑選合適的尺碼，所以實用性也提高了。後來，登協的總領隊指定大家穿這一套外裝，當作本隊的制服。而借用的裝備主要是 8 副冰爪，11 雙雙層靴，以及一些吊帶、上升器、八字環等。

北京的晚餐，由中國登協王勇峰副主席（隊長）、羅部長及高山探險部還在北京的全體同仁，設宴招待台灣隊員及一位大陸隊員。這位來自內蒙古大學的內地隊員，王林頓先生，是一位機靈而且教養優良的年輕人，也是去年的隊員，他將在大學裡成立登山社團。席間，我們總算見著了登協那端承辦此交流活動的辛凌，許多事情都靠這位女同志聯絡協助；她雖然是秘書職位，但今年稍早也登上了七千米的慕士塔格。此外還見著了林組長口中「高高的很漂亮」的高山救援組「大俠」。見了面才知道是一位高窕的美女，李云俠。

18 日搭上硬臥動車，南下河北省境之後，基本上沿著黃河北岸向西而去。同學們

似乎都做足了心理準備與功課，看他們在車廂裡頗為自在。一夜好眠，睜開眼睛已經在陝西逆著渭水而上，待得黃土高原逐漸轉為灰白色的砂質表層，就來到甘肅省的南部了。再穿越祈連山便進入青海省，土地大開大闢，果然是來到了「大」西部。我今年如此有緣，相隔一月，再度來到西寧。上次乘風而來，這次滾著風火輪。

難得來到西寧，雖然頗折騰的，還是鼓勵同學們進城吃吃逛逛。更折騰的還在登車之後，所謂「硬座」車廂的椅子雖然有一層軟墊，但是三人一排而且椅背垂直固定，還得和對面三人面面相覷。這樣的夜車要從晚上九點搭到隔日七點，大多數隊員都沒有閤眼，但超牛的上遠居然把睡墊鋪到座椅之下，整個人塞了進去，露半個頭在走道上，看起來頗嚇人。但是這招似乎有效，看來他睡得不錯。



鐵路雖然切過青海湖北緣，但我們在夜間通過，沒見著。倒是在青海西北部的平坦高原上，目睹了 2013 年 8 月 20 日青海高原的日出。這可能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從地平線底下竄出來的太陽，前後只有一分鐘而已，絢爛奪目。在格爾木車站與袁復棟教練會合，一直在傷風狀態的李富慶總算可以放心休養了。袁教練只有 28 歲，有碩士學位，在體育與文科兩方面都表現傑出。他是我們此行的主要執行嚮導，受到長官們相當的器重，將是一位重要的人材。

格爾木是中國大西部的第二大城，乾燥的空氣、耀目的藍天、平坦的地貌、以及很少高樓的寬闊天際線，然她看起來像美國加州的二線城市。雖然她座落在年蒸發量兩倍於降雨量的乾燥高原上，但城市內的綠化與引水都做得不錯。我不知道支持這個地區的水庫可以承載多少人口，但格爾木看起來是個雍容氣派的小城。

儘管一夜折騰，我們也不肯放棄在格爾木的僅有一日；誰能抗拒那碧洗藍天的召喚呢？雇了兩輛小車，塞進十個人，我們趕在一天之內遊玩兩個景點，東市踩鹽湖，西市踏沙丘。高原的日曬，把這個地區變成一片天然的蒸餾盤，到處都有大大小小的鹹水湖，以及結了晶疑是地上霜的硼砂鹽。我們在東郊探訪一座中型鹽湖，周圍都是採礦生產鉀

肥的工廠。結晶鹽平鋪在深藍漸層為淺黃的湖水岸邊，比沙灘更白，簡直就像白雪。還沒見著雪的同學們，用鹽巴打起了雪仗。接著往西奔向胡楊林，那是一片比美國「大沙丘國家公園」更廣袤的沙丘，只可惜少了一條清水河。黃沙被驕陽曬得滾燙，赤腳站著幾乎會脫一層皮。這兩處景點大約算是代表格爾木的市郊旅遊區了，雖然值得走一趟，但我認為都是「縣級」的景色。

景陽教練說，玉珠峰是一座危險的山，好幾位登過八千米的老手被她拒絕在腳下。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昇太快：她的基地營海拔 5000 公尺，從入口城市格爾木一日可達，但格爾木只有 2700 公尺高。所以，我們在格爾木的一宿之後，刻意增加一個中途站：海拔 4100 米的西大灘登山訓練基地。

入住西大灘「旅社」之後，我們迫不及待地出門體驗四千米空氣。略為遺憾的是，這天的溝通欠佳，還來不及說明，也來不及整隊，就讓隊員們三三兩兩地出發了。這是一個嚴重失誤，我變得必須倚賴同學們的單兵操作，假設他們帶足了防寒防水的衣具，知道自己選擇合適的路徑，並且抓得到回家的路；這使得我整個下午忐忑不安。

大約一半的人選擇往後山登高，另一半選擇橫跨平坦的溪床拜訪青藏鐵路的西大灘小站（其中的一半橫跨鐵路登上了那邊的山坡）。到了下午，雷電大作，看得見幾簇烏雲如刷墨般地灑下豪雨，溪水就立刻波濤了起來。所幸，在暴雨傾盆的前一剎那，我們都回到了溫暖的西大灘旅社。

也許有人略微著涼，也許海拔高度真的起了作用，也許西大灘的餐廳和伙食條件突然脫離了文明世界的常軌，這一夜開始讓某些人感覺難受。

8 月 22 日中午，全隊總算抵達了基地營。車程的前一段走在沿著青藏鐵路的公路上，路面品質不錯。我們順道暫停了崑崙聖泉和崑崙山口。越過山口就到了崑崙山脈的南側，地貌變得更乾涸脆裂，但是玉珠峰很快便展露在我們面前。這座山每天都露臉，但是時間都很短而且總是暗示著山頂的強風。從這一天起，我們每天俯仰在玉珠峰的腳下，看著她陰晴變幻，虛實莫測，近在眼前卻凜然於天外，彷彿大家都有了覺悟：這座山不打算迎接我們。



基地營座落在冰河融水的溪床邊，溪谷裡有如沙漠，荒涼一片。營地附近有鼠兔，經常從牠那暗自連通的地宮之下探出頭來四處張望，顯不出狡猾倒還充滿著好奇。我認為牠們是跟著登山者遷徙而來，靠著登山者的養分而生存著。偶而，牠們會大膽地進襲帳篷，就跟台灣山屋裡的鼠輩一樣。

在海拔五千米紮營，有如面對一場平靜的風暴。在正午抵達營地之初，或許氣溫和海拔都還沒有立刻襲擊我們，大家都興奮地四處張望，按捺不住躍躍欲試的心。但是從午餐的食慾，到午後的消化，及至傍晚前的一場細雨，到最後潛藏在日落美景之下悄然而至冷冽，那凶險的本質就逐漸對我們展開了進襲；當你注意到的時候，已經被包圍了。外人或許無法了解，在這樣的海拔高度，尋常的吃飯睡覺排便撒尿，都變成一種任務，而身體隨時都在默默地與那寧靜的敵人作戰。各式各樣的頭漲、胸悶、胃痛、厭食、便秘腹瀉、冷熱失察，伺機侵犯我們的身體或心理。在許多同學最高三千米的經驗裡，一時難以辨識現在多出來的兩千米，究竟對自己的身體造成什麼樣的威脅。當我們鑽進睡袋躺平之後，那極度的凶險才達到最高點，而我們的身體也以最強勁的勁道反擊。這一切都在意識之外進行著，但是也洩漏了訊息到意識之內，所以我們通常在第一夜都睡得不穩，整夜不停地作夢或寤寐不眠。

經過 23 和 24 日路線越來越長的適應健行，在礫石坡以及冰河上的實習，和三個夜晚的身心調整之後，教練團將全體大陸和台灣隊員分成兩組，打算分兩批登頂。分批的原因，基本上是考慮前進營 C1 的承擔限制。於是，25 日午餐後，第一組隊員來到海拔 5600 米的 C1。因為翌日凌晨就要出發，所以就不必太擔心適應問題，連晚餐和早餐也不講究了，只要這一晚能夠稍事休息就行。



C1 位於終年雪線的下緣，但是一條粗壯的冰河臂膀，繼續延伸到基地營附近。雖然這海拔和氣溫還不至於拒絕生物，但因為極端的乾燥和持續的強風，使得崑崙山的這一側（南側）可謂寸草不生，舉目一片荒夷，細看岩縫或砂礫的潛藏處，也都沒有苔蘚。

缺乏最基本的植物，也就無法滋養動物；沒有蟲鼠蟻獸，自然也就沒有禽鳥。往下望，基地營列在腳下，往青藏鐵路方向的開闊處望去，似乎有點人煙。但是極目所至，盡是黃沙乾礪與飛砂走石，即使懸掛在山壁上的冰河，也沾了一身的風塵而孤芳不起來。憑良心說，玉珠峰的地貌與景色，實在比不上四姑娘山的壯麗豐滿。

站在 C1，那 600 公尺高處的玉珠峰頂近在咫尺，若置換到低海拔，她可能只是晚餐後散步的小丘而已。但是，稀薄空氣和強風低溫護衛著她，使得這一片平緩的雪坡，成為我們忐忑三日、謹慎以對的挑戰。這一日的傍晚，她素顏仰臥在藍天之下，我們歡喜地仰望著她，但是她似乎冷眼向天，並不瞧我們一眼。

8 月 26 日凌晨三點，教練搖撼著帳篷把我們叫醒，兩人一組各自在帳篷裡整裝，拿保溫瓶取熱水，配著吃乾糧早餐。凌晨四點，濃霧讓黑夜更加漆黑，強風讓寒冷更加酷寒，我們準時出發。領在前面以及護衛在側的嚮導群，都是登過四個座次以上八千米巨峰的高手，但是他們把速度控制得非常恰當，而同學們和隊員們也都跟得非常穩。雖然背包裡帶著零食和水，但沿途根本沒辦法停下來，只能穩健地持續向前。

天濛濛亮的 6:30 左右，領路的嚮導知道即將登頂，於是讓到一旁給同學們自由發揮。爆發力強的同学們和小伍教練，真的一轉眼就跑光了，留下景陽教練陪著我和忍住胃痛的業宇，沿著足跡慢慢跟上。當我加入了聚在一起的人群，景陽報時 7:05，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已經爲了我合照而凍成了冰棍？那是一個平坦的山頂，但是悶亮的白霧和遍地的冰雪將天地揉在一起，彷彿回到了混沌的原初，我們只能靠著地心引力辨別上下左右，除了身旁的一群人以外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？就連身旁的人也都全身緊裹而不知道是誰，想要辨識聲音，強風又把來不及傳進耳朵的聲波扯得遠遠的。這就是茫茫如夢的玉珠峰頂；或許她該名叫「玉虛峰」。



在我們下山的同時，留在基地營的上遠已經持續了六天的腹痛，吃了一些台灣帶來的成藥也沒有改善，反而逐漸惡化，終於向教練求助了。坐鎮基地營的次落副部長馬上

判定這不可能是高原反應（其他人都適應了），立即派一位嚮導，陪著上遠搭乘補給車撤回格爾木。當天午后，上遠住進了格爾木醫院的急診室，初步判斷是闌尾炎。如我們都聽說的，大陸的醫院喜歡讓人掛點滴，而且上遠可以確缺乏營養，所以馬上也掛了點滴。我們打算，如果須要動手術，就立刻買機票送他回台灣。爲此，林組長在隔日也撤回格爾木，準備購買機票以及沿途陪同之事。上遠非常負責地，在第一時間打電話回家稟報現況，而楊家爸爸媽媽也相當開明而勇敢地接受他自己在當地的判斷；我很佩服這個家庭，果然是將門無犬子，而虎子出將門啊。

所幸一日之後，上遠逐漸恢復了，而醫院也決定不必動手術。當我們回到格爾木再見到上遠，他還是那麼壯實，同學們熱情地把他壓在沙發上擁抱。這位我認爲體能與心理素質都最優秀的隊員，就這樣意外地提早離場了。雖然事實已不可考，但大家都認爲是 20 日在格爾木的傍晚，他買了半加侖「酸馬奶」造成的。我沒嘗過那個飲料，試過的同學都形容它有如地獄來的難喝，而倔強加上好奇的上遠卻喝了半桶。然後，據說他在隨後的廿四小時裡，跑了十一次廁所。大家都說這個「酸馬奶」事件以後會變成我的教材（我在行前會議就告誡，上山前不要嘗試當地特殊飲食）。是的，這將是一個經典案例。

我留在 C1 送走景陽和第一批隊員，繞著寧靜的營地散步一大圈之後，赫然發現帳篷裡還藏著幾個睡沈了沒下山的小朋友。這下子，我想景陽要挨罵了。趕緊催著這幾位同學結伴下山，並以無線電通知基地營。沒多久，第二批隊員由袁教練帶領著抵達 C1。這天的黃昏比昨天昏暗，風利得更像刀，微凹的 C1 營地更像一座又乾又冷的大冰櫃。

是夜，玉珠峰毫不留情地狂吹冰暴。冰霰鑽進每一毫釐的縫隙，然後將它撕開。每一吋遮攔風勢的高凸，都被回擊的冰雪填滿背風面的任何凹



槽。在這一覽無遺的高原上，狂暴的冰雪就像決心要清理門戶似的，巨細無糜地從 C1 順著冰河直掃基地營，掀翻了起居帳，席捲了炊事帳，壓斷營柱，用冰粒填滿內帳與外帳之間的全部。併成一排的帳篷以細索相連，藉此提高整體的穩定度，而狂風似乎正在厲行「火燒連船」之術，企圖將我們一舉殲滅。

第二梯次的登頂計畫，就在這樣的驚悚中自動取消了；沒有人提出要不要出發的問題，事實上沒有人可以在那時候把聲音傳到帳篷外面，也沒有人能在那時候踏出帳篷；就算斷了營柱被積雪壓垮的帳篷，也還是值得守在裡面。

聽說，在六千米以上，這樣的風暴可以持續 72 小時。所幸我們遇到的還算客氣，天亮之後就減弱了。大家倉皇地上廁所（都憋了一夜），把裝備胡亂塞進背包（還好公裝都由教練們張羅），就逃回基地營了。其實基地營也沒好到哪裡，但是畢竟那裡人手較多。當我們抵達，太陽再度露臉，他們用起居帳裡刮出來的雪，堆了一尊雪人。真是一群正面思考的有為青年。

27 日晚，我們在基地營的最後一夜，教練解了宵禁，也撤了禁酒令，開了一場晚宴。我們還聽到次落老爺帶領藏族教練團合唱西藏民歌。以後的隊伍，或許可以在出發前稍微練一下團康。28 日大家都撤回格爾木，當晚由青海登山協會作東，大啖慶功宴，而小伍教練的高粱確實勝了青稞酒。席間，



台灣和大陸同學都保密到家地，忽然端出蛋糕為侑甥慶生，他也就義不容辭地喝得爛醉，後來連怎麼上了火車都記不清楚了。29 日清晨退回西寧，到市區休閒半日之後，接續退回北京的火車。30 日下午回到北京，當晚再次慶功，這一回，終於見著久仰的中國登山協會李致新主席，他的千金也來看看老朋友（她參加了去年的活動）。

登協李主席和山協何理事長合作的這項青少年交流活動，將在不久的未來被人讚頌，讚頌他們高瞻的眼光和深遠的影響。經過洗禮的這群青年，將具備高度的視野，廣納百川的胸懷，面對猛暴的無懼，與面對無常的平靜；而這些，就是領導者的氣質。登山運動的一批中堅領導人物，就將在這批隊員中產生。事實上，現在已經萌芽了。除了前面說過，內蒙古大學即將由大陸的隊員成立登山社，許多台灣隊員已經是較小型學校的登山社領導者。兩名去年的隊員，今年登上了七千米。少數幾位可望成為職業登山者，少數幾位不以登山為「主要業餘活動」的隊友們，顯然也能終成大器，而成為台灣登山運動的有力支持者。

8 月 31 日，今年的交流活動在中正機場解散之後告一段落。明年暑期，我們將迎接大陸青年的到訪。